



此后几百年间，帝陵的剩余价值被盗墓者“接力”觊觎榨取，难掩断瓦残垣的衰败之相。

逝者长眠，不知寒暑。重见青天，何日可待？

清嘉庆九年（1804年），金石学家张澍同友人到凉州大云寺游览，无意中发现一座被砖砌死的古亭。碑亭打开后，一块写满了汉字和某种“诡秘天书”/“汉字乱码”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映入众人眼帘。张澍见碑阳文末尾有“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建”落款，而“天祐民安”为西夏年号，指出此碑为西夏碑文。

凉州堪称西夏陪都，即今之武威。而位于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额济纳河下游北岸荒漠上的黑水城，亦为党项人的一处古都。小说《鬼吹灯》如是描述：“西夏有位通天晓地的大臣，夜晚路经黑城子，见距城十里的外围土城上空，三星照耀，有紫气冲于云霄之间，便大兴土木，将那里改建成通天大佛寺，希望自己死后能埋葬在那里。但是后来这位大臣为李姓王朝所杀，建于寺下的陵墓就始终空着。再后来黑水河改道，整座黑水城大半被沙土吞噬，就成为了弃城。”1908年到1909年间，俄国探险家科兹诺夫率领的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掘走大批西夏文献和艺术品。俄国学者伊凤阁在整理这些文献时，发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

《掌中珠》是西夏人骨勒茂才编写的夏汉对音对义词语集，可助西夏人、宋人即时沟通。在《掌中珠》与西夏《同音》《文海宝韵》《同义》《五音切韵》等一批字典辞书的基础上，海内外西夏学学者推敲、破解西夏文字进而深度探究西夏往事的梦想，最终变成现实。

而1938年出版的《中国飞行》一书，首次收录了西夏陵的照片。当年轻的德国飞行员卡斯特自低空飞掠过一马平川的银川，但见广袤高远的贺兰山下，锥塔似的夯土高台拔地而起，倔强地挺立在开阔的荒原之上。卡斯特当即以相机抓拍，定格了“东方金字塔”跨越古今的沧桑魅力……

文字与建筑都是自西夏王朝跋涉而来、横渡漫漫时空长河的使者，虔诚地留下文明的铃印。西夏文佛经《吉



榆林窟第3窟文殊变图，是西夏绘画的代表作品。

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将中国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从元代提早到宋代，捍卫了“活字印刷术由中国人发明”。“云锁空山夏寺多”，今青铜峡市的一百零八塔、贺兰县的拜寺口双塔、同心县的康济寺塔等建筑，以及莫高窟、榆林窟的多个西夏洞窟、精美壁画，也是兼收并蓄多彩丝路文化后，佛教信仰、佛教艺术的“西夏体现”。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七十二连湖蒹葭苍苍，远方风沙粗粝，从面颊呼啸至耳畔，却送来羊肉和老银川白酒的香味。当记者在返程的飞机上再度隔窗眺望贺兰群峰时，依稀能够重睹，那个快意恩仇、雄奇悲凉的神秘王朝。